

所有的生命都有会飞的奇迹

——评《会飞的崔小树》

葛筱强(吉林)

与作家张紫华结识有些年头了,这些年来,作为省内屈指可数的文学青年才俊,我庶几见证了她一路走来的勤奋与劳绩。近日,她在一场雪后小聚时赠我的新作、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会飞的崔小树》,即可视为又一明证。

文学创作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的完成,如果作家没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一定会让作品失色许多。作为一部儿童小说,紫华在文本叙述当中,充分运用自己熟悉的生活及儿童语言,勾画人物心理,状写人物动作,透视人物性格,让人读起来不吃力,生动可感,亦可回味。比如,小说的主人公崔小树根据爸爸不同时段的表现,先后给爸爸起了好几个名实相符的绰号:为了避免爬虫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爸爸剃了光头,崔小树就管爸爸叫“崔月亮”;爸爸因为工作繁忙常常一个月不能回家,崔小树就说爸爸是“崔野人”;爸爸为了帮助小树克服恐高,把小树挂在树上锻炼,小树就叫爸爸“崔大树”;因为爸爸总是“言而无信”,不能经常陪伴自己,小树干脆叫爸爸是“崔鸭蛋”……这些只有儿童才会有的天真心思与有趣称谓,读来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与此同时,紫华的小说叙述,在注重儿童成长年龄特征的同时,也有着天然的、诗意的、唯美的向度。比如,“它飞进来的那一刻,大青杨的心也变得毛茸茸的。”“为了给自己心爱的

房客站岗,它丝毫不觉得累,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心里暖融融的,有时,又像是能感觉到扑通扑通的心跳。”“小鸭子的模样看起来如此呆萌,真是越看越可爱。它踉踉跄跄从蛋壳里爬出来的模样,也让一旁的老崔内心变得无比柔软,不知怎的,这小鸭子笨拙的模样,让老崔回想起了崔小树刚出生的时候。”

可以说,没有干净透明的心地,没有明亮善良的目光,没有轻灵如羽的笔触,是无法写出这些和爱有关、和生命互相守候有关的性灵文字的。

在这个落着小雪的北方冬夜,当我轻轻合上这本《会飞的崔小树》,忽然想到:如果说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有飞向天空的翅膀,那么,似乎也可以说,天地之间,每一个心怀善意与热爱的生灵,都会在回望世间时将自己飞翔的翅膀压得更低。张紫华的写作历程,正在人们的深情垂注下,以赤诚和沉稳,慢慢构建着专属于自己的、和文学有关、和人类文明有关的梦幻宫殿。

本雅明曾说:“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作为一个写作者,如何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不断地回溯自身,内省自身,内化自身,真正把内在的、坚固的、不可复制的自身建构起来,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一个越来越坚硬的内核,使自己的作品具备他者无法替代的精神强度,这依然是张紫华以及我们每一个写作者时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雪地

胡荣廷(湖北)

辛苦几十年积攒的足迹
一场大雪就覆盖了

既然如此,无需回头
因为每一次转身
都会搭上一场雪水
于是,我推着自己
在前行的路上
踩出几个脚印
无论大小,也不管深浅
只要这个冬天
我们曾经来过一趟
就足够了
我相信,总有一步
会抵达三月

雪梦

胡忠喜(甘肃)

一夜沉睡
悬挂在屋檐外的一排冰锥
噙着几滴阳光
迟迟不肯落下
它们犹豫不决的样子
像极了人们幻想中的时间

幼年的我时常想掰下这些
锋利之物
连同高空中带刃的北风
但那白茫茫的雪被里
还捂着个漫长的梦
以至于,谁也不愿过早地
迎来日出

大金鹿

王翠玉(淄博)

岁月流转,我骑过不少自行车,最难忘的还是那第一辆平稳厚重的大金鹿。那些与它相关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有辆大金鹿是件值得自豪的事。那年正月,家里添了这辆车,我便和小伙伴在场院学骑。大金鹿有横梁、车座又高,不好上脚,我们就先练溜车,伙伴们在后面扶着车座跟着跑,渐渐就能自己骑了。小堂妹玲子凑过来,盯着锃亮的车身和漂亮的银灰后座央求:“玉姐姐,带我一段吧。”我既激动又自豪,立刻答应。伙伴扶我上车,松手,玲子紧跑几步跳上了后座。

车子瞬间左右摇晃,我赶紧稳住车把,加紧蹬踏,总算恢复了平稳。提心吊胆地转了几圈后,我渐渐得意起来,觉得带人也不难。伙伴们的夸赞更让我信心倍增,直到有人大喊“掉下来了”,我还以为是逗趣,继续往前骑。等骑完半圈转回来,才看见玲子坐在地上哭。我慌了神,脚下猛踩车蹬,车子一歪,咣当摔在她旁边。这事后来被伙伴们笑话了好久。

不管怎样,我总算学会了骑车,还能熟练带人。学校离村六七里,骑车能省不少时间,我也成了“骑车一族”。一天上学,看见同班的郑妍步行,便热情招呼她上车。她迟疑地问:“你行吗?”我拍着胸脯说:“学车时就会带人了!”她坐上后,车子晃了一下便平稳前行,

十几分钟就到了离学校不远的大桥。这桥不宽,桥下河水哗哗,两侧还没有栏杆,恰好对面驶来一辆大卡车。我屏住气贴边骑,心怦怦直跳。郑妍提议下车,我既怕丢人又来不及停,硬着头皮往前冲。卡车呼啸而过,我才长舒一口气,随口说刚才差点闭着眼听天由命了。郑妍惊叫道:“你咋这样!”后来她跟同学说,再也不敢坐我的车了。

哥哥知道后批评了我,告诫我没把握就别带人,过桥要提前避让大车,安全比面子重要。我听后骑车越发小心,但仍喜欢带人同行,觉得热闹。一次带身高一米七多的表姐,她后来跟人说:“小玉看着文静,骑车却猛,坐她车得抓紧,不然能被晃到沟里。”我听了,便更加用心练起车技。

高中离家更远,单程二十里,路上还有一段又陡又长的斜坡。起初上坡拼命蹬,下坡不敢放闸,甚至要推着走。熟悉之后,我却体会到别样的乐趣。雨天里,我和同学冒着瓢泼大雨从陡坡放闸而下,路边无人,我们便放声高歌,在风雨中说笑,尽享那份放纵与豪爽。

后来我换过不少自行车,又陆续换成电动车、小轿车,但记忆深处最怀念的还是骑自行车的时光,尤其是与大金鹿相伴的日子。它承载着我的青春,留存着风雨骑行的畅快与雪地里的豪迈,给予我无数欢乐与难忘的瞬间,成为流金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

雪,我和故乡之间的纽带

叶邦阳(湖南)

长久以来,我喜欢下雪
下雪天,团圆的代名词
一字一句刻在我的心里
拉近我和亲人间的暖意

下了雪,那些村庄
戴上了白色的新帽子
而立在门前的人们
是雪天其他的颜色
倘若他们身穿红色
那是提前敲响了过年的钟声

每到过年,身处异乡的我
都会回想起村庄、亲人
只要拾起一片的雪
它便成了我和故乡之间的纽带